

/ 採訪後記 /

企劃、採訪、撰文／胡佳君（本期特約編輯）

作為一名博物館學徒，我始終記得學到最深刻的一件事——「對萬事萬物保持好奇心」。好奇讓提問得以成立，也讓那些看似熟悉的生活節奏，有機會被重新放回更廣闊的位置思考。本次封面故事的企劃，正是在這樣的好奇之中逐漸成形。

2025年底，我成功抽中玉山主峰的入山名額。作為一個登山新手，從行前幾次的高山移地訓練、日常體能鍛鍊，到實際花兩天時間首次攀登玉山，整趟行程都必須在體力、狀態與天氣之間不斷調整步伐。當我終於攻頂，並在疲累中回到登山口時，一個念頭浮現：在尚未有家庭責任牽引的情況下，我已經需要投入這麼多心力，才能維持一項屬於自己的興趣與生活步調。那麼，若某天生活中多了新的社會角色，這些「屬於自己」的事物是否仍能被保留下來？體力、時間、興趣與生活日常，又會以何種方式重新排列？

這並不是比較，而是一個關於**自我、身體與社會角色如何彼此運動的提問。**

沿著這個問題，我進一步思考：在當代社會裡，「母親」往往承載著高度集中的角色規範。照顧、付出與犧牲，經常被視為母職理所當然的一部分。在這樣的社會期待之下，當孕期、產後與照護的節奏進入生活，對於以身體作為專業場域的職業運動員而言，原本的訓練、競賽與職涯步調，將如何被迫或被動地重新調整？這也成為本次封面故事選擇女性職業運動員作為訪談對象的起點。懷孕與生產勢必對母體帶來實質而深刻的變化，而運動員的職業生涯，恰恰是與身體狀態高度緊密相連。許多運動員自幼投入體育訓練，運動不只是一工作，也不僅是一種職業選項，而是長時間累積而成的夢想與自我認同。當身體經歷劇烈變動、社會角色疊加，其衝擊往往更加直接而具體。

在訪談中，多位受訪者提及自己因剖腹產而幾乎必須從頭重建核心肌群，也等於重新練回「作為運動員的自己」。

也正是在這樣的理解下，我將題目定為「我是職業運動家，也是媽媽」。先是「我」，再是「職業」，最後才是「媽媽」。這樣的順序，並非要為角色排序或強調何者更重要，而是提醒自己：在觀看每一個故事時，最先被看見的，應該是一個具體而完整的個人，接著才是她所承載的社會角色。

西蒙·波娃在《第二性》中提出「女人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後天被塑造的 (One is not born, but rather becomes, a woman)」，指出女性長期被置於「第二性」的位置，並非源於生理差異，而是社會文化的結果。女性如何成為「母親」、如何被期待去扮演母職，也同樣是社會建構的產物。後續的性別研究亦不斷提醒我們，性別角色並非固定，而是在日常生活、制度與語言中反覆被實踐與確認的結果。

在進行這個專題的過程中，我一直反覆思考女性在疊加的社會角色中如何做決定，又如何定義自己。在日常生活裡，我們經常看見女性在成為媽媽之後，身分被簡化為「誰誰誰的媽媽」——最具體的例子，便是孩子就學後親師「三角」群組裡顯示的名稱。我很希望，在成為媽媽之後，女性仍能擁有自己的名字與位置。也因此，比起討論因為孩子「放棄」了什麼，我更想討論的是不同人生階段裡的「選擇」。我在訪談中反覆提出的核心問題是：「在自我、夢想、職業與社會角色之間，這些女性如何為自己決定當下的步伐？」

萊琳·莫德克在《女英雄的旅程》中指出，許多女性在成長與追求成就的過程中，常長期回應外在角色期待，並以外在標準衡量自己的價值；在這樣的過程裡，與自身需求、感受與內在聲音的距離，可能逐漸被拉開。

且用「放棄」來定義的決定，往往會在日後成為心裡難以卸下的重量。

帶著這樣的提問，在與編輯團隊確認企劃方向後，我開始列出邀訪名單，選擇了六位來自不同運動項目的職業運動員寄出邀約信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在相當短的時間內，六位受訪者全數回覆願意受訪。她們多半提到，閱讀企劃書時感到題目與近年的生命歷程高度貼近，也曾在自身經驗中感到徬徨，卻發現國內能夠參照的討論與案例相當有限，因此希望能透過分享，為更多人留下紀錄。

在這些訪談中，運動員們談及角色與身體的變化如何牽動生活節奏，也描述夢想與職涯在不同階段如何被重新安放。母職並未取代其他身分，而是在生命的軌道上與之並置、共存，逐漸形塑出屬於她們自己的節奏。

感謝本次封面故事的六位受訪者——詹喬愉、余艾玟、謝喜恩、洪秀靜、曾可妍、雷理莎——以各自的生命經驗，回應了這些來自日常的小小好奇與提問。本次封面故事文章刻意依每位運動員孩子的年齡排序，這樣的安排，是希望讓讀者能夠清楚看見：

「成為母親，並不是一個瞬間完成的身分轉換，而是一段隨時間推移、不斷變動的過程，我們得以看見母職在不同階段的變化樣貌，期待能為讀者提供一組可參照、而非必須複製的經驗座標。」

當孩子剛出生時，生活往往充滿手忙腳亂與失序，身體尚未恢復，時間被切割得零碎而難以掌握；隨著孩子逐漸能夠托育、交由他人照護，母親開始練習「放手」，也重新學習如何把注意力拉回自己；當孩子走進學校，生活的節奏再次改變，自我與母職之間出現更多可協商的空間；而當孩子再長大一些，許多曾經令人不安的時刻，往往已經能夠較為從容地面對。

透過這樣的排序，我想呈現的是，讓時間本身成為理解母職的重要線索。那些初期的慌亂、自我懷疑與不確定感，並不會永遠停留在同一個位置；它們會隨著孩子的成长、生活條件的變化，以及母親自身的調整而慢慢移動。希望讀者在閱讀時，能在不同階段中找到對應的位置，也能相信：此刻的狀態，並不是唯一的樣貌。

在撰稿的過程中，我也不斷回到最初的提問：「當人生步伐開始變動時，我們會選擇拿起什麼，又暫時放下什麼？而那個屬於自己的位置，又如何能在現實條件中，被牢牢握在自己手心？」

她們的經驗像是日常裡的一簇微光，不指向標準答案，也不通往某種理想。或許在未來的某一天，當我們再次面臨自我與社會角色的協商時，能想起她們的故事，作為邁步的參照。

胡佳君

對萬事萬物保持好奇的博物館學徒，相信好奇能帶領人從不同角度切入熟悉的日常，發現新的感受與體驗。曾任職於博物館。持續在生活中探索知識、練習策展與提問。

